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

華唐吳文正公全集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十六

序

贈梁教諭序

南安梁君爲金谿教諭三年矣延祐丁巳春予過自金谿徵予贈言噫予將何以贈子哉夫今之仕者由儒官而民官而清要雖位極人臣可也然居官之大要不過曰廉曰能而已廉而不能則失職能而不廉則失已廉者德也能者才也有德有才誰不稱其美子之能獲覩一二矣他日爲民官歷清要卽是充之無難也本之以廉其不爲具美之人乎當今貴儒而賤吏貴儒者非徒

貴其能蓋貴其廉也賤吏者豈謂其不能哉惡其不廉耳子方且治儒術以應上之求從上所好違上所惡人臣之義也舍是予何以贈子哉

送李教諭赴石城任序

昔宜黃李君夔友以太學名士釋褐爲贛州教不及祿而其子仲謀中教官選再任得石城教石城贛州屬邑也予少時客宜黃親見贛州之所以教其子者又見仲謀之所以學於家者往往異於常人蓋自宋末舉世浸淫於利誘士學大壞童年至皓首一惟罷軟爛熟之程文是誦是習無復知爲學之當本於經亦無復知爲士

之當謹於行。顓州之教子，則不然。仲謀九歲以前，論語諸經皆能成誦。年雖幼，德器如老成人，不待父師繩束，循循於禮法之內，逮其父時已如此。父既沒而孝養其母，謹飭其身，益勵於學，以能有所立。今之往石城也，諗於予曰：「新制取士，以經明行修爲首，好尚近古，謂宜一變，可以至道。而學校承襲舊弊，不知所以自新之方，凜凜焉以經未明、行未修爲憂。嗚呼！今之任教事者，靡不侈然若有餘，而仲謀獨慊若不足。此其賢於人也遠矣哉！予之少也，嘗有志於古人，而荒落久矣，何能有所裨益於今之時？俊乎雖然，不敢不誦所聞古聖遺經先儒

俱有成說立異不可徇同亦不可虛心以玩其辭反身以驗其實博覽而歸諸約傍通而貫于一一旦豁然有悟則所得者非止古人之糟粕也人之一身內有父母兄弟夫婦外有宗族姻親朋友近而鄉黨遠而四方推吾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以達乎彼何莫非吾之所當厚善者寧厚毋薄寧過毋不及夫如是經豈有不明行豈有不修者哉而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人病不爲耳今之往石城也試以斯言與一邑之士詳究而實踐之始必有契於疇昔家庭之所聞也其毋厭予言之卑延祐丙辰九月之望

送黃文中赴西澗書院山長序

昔夫子刪詩定書叙禮正樂贊周易五經備矣猶曰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也於是乎作春秋漢儒專門明經學者徃徃引春秋斷國論其最純者江都董相也其言以爲爲人君爲人臣爲人父爲人子皆不可以不知春秋然則春秋之爲用大矣哉友人黃孚文中家世春秋學而文中玩索遺經貫穿三傳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歷歷如燭照數計發言處事每據經援傳以爲證使漢世專門之士復出未知其孰後孰先又推類以讀通鑑綱目之書一千二百餘年之得失治亂縱橫商畧有

若身與其間此讀經讀傳之餘效也今長瑞州西澗書院或謂西澗之難處非他書院所可同予謂不然明春秋者臨大事決大議破竹解牛靡所凝滯況於居小官應細故而有難者乎爲是說者盖不知春秋之爲用者也盖不知文中之爲人者也於其行也酌之以酒而書之爲贈

贈袁州路府掾張復先序

淦張復先以儒生選擇爲吏將從事大府因吾里李宏道斬予一言之益夫耕問奴織問婢理也借視聽於盲聾則不可爲吏者自當就吏師而問顧乃於迂儒而來

益焉不亦左乎雖然必有以也而予何敢默古之度人
在官者曰府史受祿與下士同待之亦不輕矣當時人
人有士君子之行其賢其能固已推舉爲長民治民之
官至若府史之職亦必鄉里推舉其獨無士君子之行
乎自俗不古吏習於貪習於刻爲人所畏不爲人所愛
於是世始賤吏而不知貴今日以儒爲吏上之人蓋欲
革吏之心也本之以慈行之以公不汨沒於利凡事之
曲直無高下其手無變亂其黑白文無害而人不寃詎
非古昔盛時府史乎苟其不然雖滿其意於一時殃於
其身以及其子孫可指日而待也吾宏道有才畧有氣

義與之契則復先之爲人可知已必不以吾言爲迂

送傅民善赴衡州路儒學正序

學正教授之貳其職甚不輕也傅民善妙年俊才清文粹行選在此職豈竊祿尸位者所可擬倫也哉夫天地之氣鍾聚而聳起者爲山山之高者嶽也衡嶽南方之巨鎮郡踞其趾嶽之靈異怪物竒寶不足以當則生偉人循嶽而南舂陵昔有周子實紹聖道不傳之統而文定胡先生父子兄弟皆於衡而講道三百年間流風未泯今之衡安知無有志之士卓然崛興能躡胡而探周者乎民善至衡試求其人而與之語若衡之士不過

應舉覓官以爲學殆恐未足以盡嶽之秀也民善其擇焉延祐五年七月朔

贈蘭谷曾聖弼序

臨川西鄉查林曾氏唯齋翁專門治周官六典寶祐乙卯初與貢咸淳庚午再與貢其再貢也予忝同升越五年甲戌免舉試禮部登進士科授贛之瑞金尉運代遷革隱處不仕二百里間杳乎不相聞也延祐庚申上距甲戌四十七年矣有榮祖其名聖弼其字者來訪問之翁仲子也善陳卦爻察形色推人生支干及七政躔離決休咎禍福小數曲藝不一而足巧發竒中幾類東方

生之覆射莫不驚駭其若神而罔或測識其所以然也
其伯兄季弟亦皆出遊兄以儒得仕弟以陰陽家得仕
各能隨世擇術以干名利翁爲有子矣聖弼將遊梁宋
省視其兄予特叙其家系大槩俾人知其爲儒官之胄
而非止技術之流也平生所識名士大夫贈之以言者
甚衆聖弼自號蘭谷云

贈長沙王秀才序

長沙王秀才世爲儒家家有恒產六七歲讀書卽能爲
文被慈母之教九歲而母沒父有群妾又有後母年十
五棄家而出遊年二十歸娶妻旣娶而復出詩文雄偉

俊邁震曜人耳目挾其才氣不屈下於人人稍不相知
輒憤怒遊之所得隨得隨喪弊衣破帽走塵垢泥塗中
湖廣江淮兩浙無不歷且將北行中州抵京師有奇之
者焉有怪之者焉或謂毀節以快其欲耳或謂將釣譽
以躋其身也而其中之然不然皆未易測予獨慨長沙
多才士近年有才氣而遊之者予見其二一顯一晦然
公不能以表於世私不能以衛其生可耻也而不足筭
屈大夫不得於君雖遭放逐猶依依懷戀而不忍離甚
至投淚哀吟而不能已所以爲千古詞人之宗豈徒文
之奇哉歷九州而何必懷此都賈傳尙得爲知原者乎

臣之於君子之於親一也而人子尤無遠去之理古聖人之怨慕卓矣後之王祥薛包槩可師也不順乎親不可爲子縱使文章盖世亦何足以取人之重而有識者不爲也予每與來朋談孔孟之道秀才頗若厭聞徵予贈言竊慮言之不相合而慎於作酒酣論詩酷愛后山簡齋予躍然曰子於二陳能喜其詩必喜其人二陳之爲人何如也秀才曰吾之遊匪爲利匪爲名也覽天下山川識天下人物以恢廓吾之胷卽歸理畎畝守墳墓終身與父母兄弟妻子處復何求予又瞿然曰始予謂子有才氣而已今有識如此人固不能知子也真奇士

真奇士詎可以狂士而視子也哉

贈張希德序

樂安縣之南曰雲蓋鄉昔有雲岫長者居其地家富而心慈其於人不間戚疏新故良賤賢否待之一以慈為主慈而流於弱或速强悍之侮而亦不校不怒終不改易其心之所安其子希德之慈如其父溫溫然惴惴然畧不踰越規矩之外重小兒醫以其餘力學焉苟有名術必訪問師事苟有奇方必求索抄錄里中嬰孩之疾輒饋善藥而愈修治丸藥之號爲丹者以防危急慈矣哉其用心也扁鵲因秦人愛小兒遂作小兒醫彼蓋爲

利爾此則出於中心之慈而非有爲也慈者仁之發而
慈之所施始於幼周官養萬民之政有六亦自慈幼始
堯之嘉孺子文王之先幼孤其心一也且人之有疾必
以所疾告之醫嬰孩不能自言而聽醫者之以意揣摩
設有不審危殆立至故醫之於小兒尤宜究心能於此
而動其惻怛致其哀矜于以見其慈也雖然慈之施于
幼而慈之推則溥及乎衆者也大學言使衆之道不過
推其幼幼之慈而已凡民皆吾幼也是以保民當如保
赤子竊怪夫字牧之官徃徃視民之休戚漠然若無與
於已者獨何心哉得召杜數千人爲慈父慈母列布羣

縣民瘼庶其有瘳乎予喜談希德用心之慈亦將以爲世之字牧者勸也希德姓張氏

贈涂雲章序

豐城涂漢雲章判官熊先生之高第弟子其才與進士周贊府尙之翰林揭應奉侯斯伯仲間也揭陞朝班周亦成進士而熊先生之門人人皆擢高科獨雲章挾其藝試有司再戰再北於是不能不舐舐於懷將繇江浙道楊徐走中原造京師廣其見聞以紓憤鬱將行而與予遇予釋之曰揆子之才成就非在周揭之下者其遲其速則有天焉非人所能必也子其居易以俟不患無